

從心的方向 談覺醒與超越（二）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法藏法師 主講
●陳月英 整理

就佛法立場來說，人生不是在享受，也不是在受苦，人生是在學習的。既然叫做學習，它是一步向前一步、一步向上一步，請注意喔！如果從第一階踏到第二階，別人是從第五階踏到第六階，請注意，雖然他是從第五踏上第六，但從第五到第六它的高度差，跟你從第一階踏到第二階的高度差是一樣的，雖然他看起來在高，你在低，但是你跟他的高度差是一樣的，這又是眾生平等的第二個意思。一切眾生不管是販夫走卒，高或低，乃至於

畜生等等，其追尋快樂的那種困難度跟機會，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們太多人忘記了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會老看著別人的形象跟我不一樣，或他的生活跟我不一樣，會自怨自艾，或者覺得大概我天生就不可能成功，不！你在你的位置上有你的成功，這就是佛法給人最大的希望啊！「沒啦！師父您怎麼這麼說，我昨天的股票跌得慘慘慘！快要跑路啦，我怎能成功？」是的，看起來這叫負數，但負數往正數走的時候，你的機會跟你面對的難度，跟另外一個人在成功



想要更成功的基礎是一樣的，那是「心」的問題，這就是佛法給人很特別的想法，給人很特別的希望。所以說學佛根本不關乎宗教嘛，也不關乎學問，也不關乎你現在是誰？在佛經裡頭，很多是妓女修成阿羅漢的，她是妓女喔！後來出家成阿羅漢，你知道在台灣已經幾乎沒有妓女這個名詞了啦，雖然還有許多性交易，但名稱上已經不叫做妓女啦。在印度，妓女是極低極低的階層喔！她不只讓人覺得她的職業很低賤，而且身分地位已經低到永遠翻不了身，但是她照樣成阿羅漢。諸位，成阿羅漢不是佛教徒的特權，你也不需要變成阿羅漢，但是你需要覺醒。佛教給全人類的價值在於它超越了宗教，它超越了學問，它超越了種族，它超越了你現在的長相跟你現在的狀態，它告訴你從現在開始你就可以找尋你的覺悟，你不需要經由任何人的同意，即時你就可以馬上過得比明天還要更好，為什麼你不做？為什麼你不這樣想？

諸位年輕朋友，你今天坐在這裡，可能等一下要領獎學金，所以不得不先坐在這裡聽一個和尚演講。我同樣曾經年輕過，我覺得我現在也還蠻年輕的，我能體會你的心情，所以我不打算跟你講佛教那些，咳！那非常沉重，有點囉哩八嗦的那些理論，真的，但是你不要忘記了，你不要說你是年輕人，甚至你也不要說因為我家裡貧窮，所以我以後可能怎麼樣，你不只要這樣想，當然你可能會說我的狀態就是這樣，可是求乎上，得乎中，如果你求乎下，你就什麼都無法得了。所以古大德常講：「向上一著，從腳跟做起。」有沒有道理？這句話最實在了，你要往上爬，就得把腳下踩穩，往上跳，還得往下踩，往下踩就是覺醒，往上跳就是超越。其實講這種話，天天廣告詞都有，我只是把它翻成白話。這個名詞，講得文謔謔就是這樣。講成白話天天廣告詞都有，你收的那些e-mail，不是都在教你怎麼往上跳嗎？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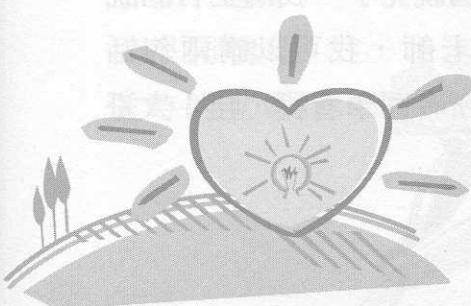




是往上跳要衡量自己，你跳上去是往上了，可是跳上去的位置燙得要命，腳都踩不住，或者很快會摔下來，這種往上跳有什麼價值？你因為某個原因去買了很好看的衣服，結果呢，你的經濟沒有做很好的處理，你的人格被懷疑，如果是這樣子，擁有一件好的衣服看起來是往上，其實是墮落，是不是呀？你現在去搶了什麼東西，或者用欺騙的方法去換取了一個什麼樣的價值，你得到了，可是你恐懼，你能好好享受它嗎？所以找尋超越是有方法而且有標準的，這不需要佛教的標準，只需要一個將心比心的標準，所以超越並不太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將心比心。佛法沒有很難，也不需要太多高深理論，將心比心就是個原則，問題是將心比心之前有個動作要做，就是我要對我的現狀或我要遵守的行為，有一個很真實的理解。

作我自己

這裡要講到我國中畢業後，不小心考上師大附中，考上師大附中後我也在懷疑，因為我只是想證明老師說我要考幾次？我要證明我只要考一次就搞定，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說過我用那兩個半月的時間，那個功課表是我一生中到目前為止，唯一完成的計畫，所以才值得我拿出來談嘛，完成了它，我才因此考上師大附中對吧？可是考上師大附中之後，你知道我開始怎麼樣？我開始有一點反彈，我覺得我是被逼上師大附中的，我是因為要證明什麼事情，才上師大附中的，所以現在換我來證明師大附中值得我讀，我的想法開始改成這樣。讀過師大附中的人都知道，它叫S&P，就是study跟play，雙軌價值，就是說你會讀書考第一名沒有用的，還要會play，study跟play兩者都很好，這樣在師大附中才吃得開，那時候的思惟是這樣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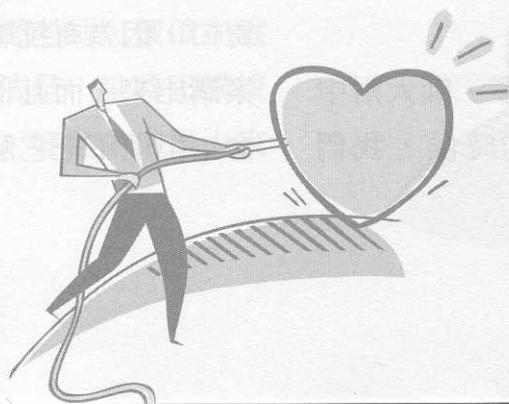
這太合我的胃口了，我就又想證明了，我一年級進去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太多動作，因為在了解環境當中，還不能出手，萬一出手踢到鐵板就不好。二年級我開始搞怪，我一年級學空手道，努力練習到二年級已經能劈兩塊磚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一年級就被選上儀隊，我努力的做儀隊分隊的小隊長。陰錯陽差，師大附中那時有演辯社，班際比賽我代表我班去比賽贏了，參加校際比賽，那時已經三年級了，我翹課去比賽。翹課在師大附中是特別有的風氣，老師如果無法吸引學生，而學生要靠翹課來過日子的話，那個老師也要思考檢討，這是學生的定義，老師是不是認同就不知道了，不過學生之間是如此約定的。有一位文科老師宣稱他教的那一門課是TOP（頂尖）的，我自己看書覺得他教得並不是很OK，所以當我要代表學校社團去演辯比賽時，我就翹課了，因我是班長，所以我就叫副班長喊起立，被老師發

現了。「耶！班長不是還在？」原來我失策，我沒有把書包拿走。他就問副班長，副班長回答說：「他去準備參加演辯比賽。」老師火冒三丈，叫人把我找回來，我那時在圖書館找資料，就回來了。喔！他胃不好開刀拿掉一半，胃不好時脾氣特別壞，他氣到不行，直罵我當班長還翹課。我的想法是我看書後，覺得他也教得不怎麼好，我有更重要的事，當然要翹課去做，這想法不一定對啦，我也準備好回來挨罵，我想副班長沒有罩我，等一下找他算帳，現在就讓老師罵吧！後來他看到我好像臉色有點生氣的樣子，就改變罵我的方式，他說：「你知道你現在幾年級了？」我說：「三年級啊！」他說：「你知道現在已經是三年級了，馬上要面對聯考，萬一考不好，叫我們老師如何向你的家長負責任？」他就講這一句話，他講這個就完了，我馬上有話說了：「老師，我可以講兩句話嗎？」所有同學看我，哇！大哥



你不要老師罵你你還有什麼話說？可是我們老師當然也要表示一下，嗯！很有民主風度的樣子：「好，你講呀！」我說：「我來讀師大附中，是我自己考上，我要讀大學是我自己要讀大學，跟我的爸爸媽媽沒有關係。如果我沒有考上，我爸爸媽媽也不會怪師大附中，乃至於不會怪你。」喔！這時他更生氣，從講台衝下來，連翻三張桌子，拳打腳踢的往我身上打，我完全沒有回手，我已經是空手道黑帶了，我完全沒回手，我知道他老人家開半個胃，脾氣不好。我一點也不記仇，反正從小我就被老師罵到大，而且老人家拳頭軟軟的，翻倒的書桌也是學校的，不是我的。打完了，他看我會不會求饒，看我都靜靜的。我的想法是你沒有解釋清楚，關於剛剛你說的要負責這件事，我覺得我堅持我的看法。我現在當了老師，我很同情他當時的立場

啦。他打完喘得很，他說：「get out！」我二話不說就出來了，出來走了三步才想到，啊！忘記了！糟了！又忘記把書包帶出來，於是我又走回去了。他看我走回去，馬上臉色由憤怒轉為慈祥的樣子，他想我大概要求饒了：「你又回來幹什麼？」聲音就軟下來，「我來拿書包。」結果他又氣在那兒，我就拿書包出來了。我的英文老師很疼我，整個事情鬧得全校都知道了，他就來跟我talk talk。這是一個原則，他的那門課我一定考在他標準之上，但是我覺得他做一個老師，怎麼可以騙學生呢？說他是全校講得最好的，我不覺得啊！我可以自己看，當然今天我來講這個事情，我還是覺得我不對，我以一個大人的立場來看我那時候一個小孩子，得饒人處且饒人，老先生講課不容易啊，小孩子也不要這麼烈啦。我現在會這樣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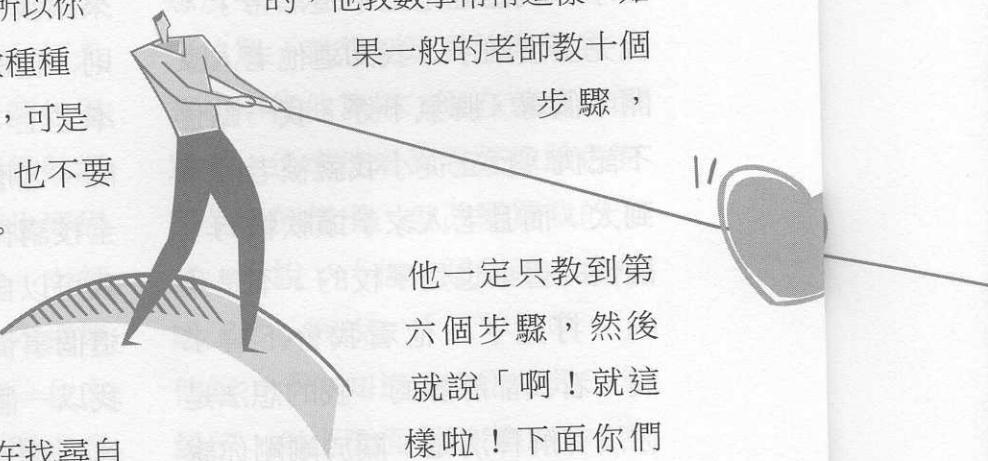


是那個時候不會這樣想，那時雖不會這樣想，可是我確實的跟他說明一件事情，那是大人的世界當中，在唬弄小孩最常用的話，就是「你要是沒考上的話，我怎麼對你的父母負責任？」問題是恰恰好我早就想好了，讀不讀書是我自己的事。他衝到我，我覺得那是我的根本價值，我必須捍衛我的根本價值，哪怕我要賴，哪怕我很差，哪怕我很糟，我該負責的事不能扯到我的爹娘，我的想法是這樣，瞭解嗎？所以你可以耍脾氣，你也可以做種種讓大人看起來好奇怪的事，可是請注意不要讓爹娘蒙羞，也不要讓事情惹到爹娘那裡去。

所以說作奸犯科不能做，因為作奸犯科不可能不惹到爹娘，對不對？有點皮，那是我在找尋自我，有點皮，我覺得這是在找尋方向的一個過程，只要自己負責任就可以了。

我再講一個故事，師大附中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時候，我們

班，不曉得師大附中到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評比，全班秩序評比在該年級最後一名，連續三次該年級最後一名，最後三個年級一起比，又連續三次全師大附中最後一名，同時也得該年級整潔最後一名，接著連續三個禮拜，該年級整潔又最後一名，最後是全校連續三週最後一名，掛了兩個牌子，叫做最後一名的牌子，要永遠掛到這學期結束。我們的班導師是師大數學系碩士畢業的，他教數學常常這樣，如果一般的老師教十個步驟，



他一定只教到第六個步驟，然後就說「啊！就這樣啦！下面你們自己會想啦！」他是這樣懶洋洋的教法，很合我的胃口，因為有挑戰。他不會把答案講出來，而且他先講解題的概念，但他不把它解完，連最後的

步驟都丟掉。當時的聯考是有答案有方法就可以，而且要用最快的方法解出答案，聯考就可以成功。它不管理論，不管整體的看法。我對這樣聯考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感冒，從國中我就非常感冒。遇到這種老師我覺得太棒了，結果全班只有我覺得這是個好老師，所有的同學通通去補習了，全都說運氣不好碰到這個老師，所以要趕快補習，不然會完了，同學十個有九個去補習了。我對這個老師卻很尊敬，覺得他真的是一把罩的教法，但是全班對他這種教法很難適應，所以秩序很糟，因為他當我們的班導師，大家都在反彈。我都看在眼

裡，我很清楚

知道這個老師價值在哪裡？因為那時候學生都有這種想法，誰帶我考上台大、清大、成大，這就是好老師，價值在這裡。但我的看法是，誰真正講授學問是好老師，好啦！結果大家

反彈嘛。有一天事情爆發了，我們的科任老師不去上課，跟我們這位數學老師說，我不去你班上課，因為常常玩一二三木頭人，上課了班長喊起立、敬禮、坐下，老師轉頭開始寫黑板的時候，兩個出去，再寫第二次時四個出去，常常上課一半，學生跑掉一半，到外面打籃球去了，所以老師氣得要命，不來上課。結果那天上課他來了，把書往桌上一放，什麼話都不講，大家就都嚇到了，然後他就開始罵，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時我坐在後面，正中央的後面，我的想法是那種罵法哪有用啊？你這樣罵一罵，對我們班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已經對你失去信心了，那要怎麼辦呢？我

就用我的
方 法 ，
我 開 始





講話，找隔壁的講話，他叫我不
要講話，班導師在罵人，你還敢
講話，我只好再找別人，可是他
也不理我，我就動來動去，老師
看到了。喔！老師氣死了，他的
想法是「哇！難怪喔，人家不想
來上課，連我在這裡罵人，都還
敢在那裡講話，你看看！」他氣
到不行，他就說：「某人，我在
這裡罵人，你還敢說話，你到底
怎麼回事啊？」就叫我起來了。
起來的時候，我就說：「沒有
啊，我只覺得老師你這樣說沒有
用的。」全班通通回過頭來，用
一種你不知死活的眼神看我，我
才不理呢，因為我本來就想講話
啦，我只引誘他叫我而已，所以
我就說「沒有啊，我只覺得你這
樣罵也沒有用。」老師終究是大
人嘛：「沒有用？什麼意思？你
有什麼看法？」我就說了：「老
師你如果要聽，我就講。」同學
又看我一次，我才不管，我打算
講，老師說「好啊！你講。」我
說：「就是幹部不負責任，如
果要改革的話，就要換幹部，而且

要從班長以下全部換，包括班長
通通換。」我就講這些事，這叫
革命你懂嗎？這已經不是在野黨
和執政黨的問題了，這是全部翻
案。老師聽到學生這樣講，終究
是大人啊，他馬上問我：「你覺
得應該誰來做呢？」「我不知道，
看老師怎麼選。」老師就說：
「找你可以嗎？」你知道我
怎麼回答：「當然可以啦，不過
要大家同意啊！」老師接著問：
「有誰不同意的？」講了兩三
聲，我就抗議了，我說：「老師
不能這樣子，要等我發表我怎麼
管理後，再問大家。」咚咚下課
了，全班沒有人敢動。整個下課
十分鐘，只有我出去上廁所而
已，沒有人敢動，都坐在那裡，
全班都氣得很，都覺得我是超級
怪胎，他們這樣認為，我也無所
謂。我就開始找我的內閣了，我
找一個叫小毛的當我的副班長，
他人又矮又很怕事，但我人長
得高，我常常請他幫我的
忙，所以

我想找





他幫我點名。他不肯答應，說：「你不要找我，你會害死我。」我找了學藝股長，他們都不要，但是我說等一下我點你們的名。老師來了，我開始說明我如何管理，老師同意了，我也做了班長了。諸位，超越，其實超越並沒有障礙，超越在於你看清楚價值，我們常常覺得超越必須有個障礙，然後你去超越它，所以你要訓練好多力量，訓練這個、訓練那個，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我在成大時開始學佛，我學佛時曾辦活動，需要三四萬塊，從租場地、借器材，二三十年前的學生租一間房子，一個月不過四百元，辦活動要三四萬塊，我哪來的錢？你知道我什麼想法？我這樣想：如果這件事情不是為我自己，是這麼有意義的事，我也打算全心去努力，如果它有障礙，時也運也命也，非我之不為也，無所謂。還記不記得唐吉訶德，他跟風車打仗，不可為而為之，其實不可為而為之並不是這麼難的，在於你認清楚價值，你將你

的生命投在這件價值上面，成功與否並不重要，那些尋找夸克的科學家，他一定想他可以找到夸克，因此而得到諾貝爾獎。如果他沒有價值觀的話，他一定不會去做那種事，因為他有熱情，找到你的熱情，不超越而超越，懂嗎？年輕人。最麻煩的是我們的教育常常故意抹煞了你的熱情，你對很多的測驗或人生的試驗失去了熱情，最後你就失去了膽量，最後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所以我那時候臨危受命去做了班長，而且在幾乎沒有一個人看中你的狀況下，這可能不是百分之四十的民選總統，可能是直接定位下來的班長，完全沒辦法做的，因為得不到同學的支持，但是我做到三年級畢業，全班同學不讓我離開，這是事實。我覺得這個老師是好老師，只是他教學方法不適合同學，但我看到這個價值，我覺得我應該挺他。一個班上如果道理是這樣，而我看得到，既然價值在那裡，我就去做吧，管它成不成功。◎（待續）